



走

益希单增 著

出西藏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长
篇
小
说



走出西藏

益希单增 著

走出西藏

益希单增 著 责任编辑 杨贵才 鲁新轩

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3.25

字数307000 印数1—4000册

ISBN7-80623-111-0/I·80

定价18.2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。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西藏著名作家益希单增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力作。

大学生索南才仁通过亲身经历发现：西藏美丽而神秘，却又原始而落后，现代意识的引进、文化的启蒙是当务之急。于是他毅然放弃了学业，投身于西藏改革开放的事业之中。这期间，六位美丽的女性都爱上了索南才仁。作品在爱与恨、文明与野蛮、开放与封闭的诸多矛盾中，演绎出一连串生动的故事。

作品充满浓郁的民族风情，情节曲折动人，是展示当代西藏生活画卷不可多得的佳作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夏日的红云	(3)
第 二 章	宗教世界.....	(17)
第 三 章	希望的未来	(37)
第 四 章	做官的人.....	(54)
第 五 章	高原草地.....	(68)
第 六 章	天鹅乡	(82)
第 七 章	艰难的决心	(96)
第 八 章	留下来	(108)
第 九 章	寂寞的山河	(123)
第 十 章	决斗	(139)
第十一章	教育局长	(155)
第十二章	人在旅店	(166)
第十三章	现实与往事	(182)
第十四章	石头教室	(195)
第十五章	狂风之下	(212)
第十六章	县医院	(228)
第十七章	以牙还牙	(244)
第十八章	在拉萨	(260)
第十九章	扎西的难点	(275)

走出西藏

益希单增 著

第一章

夏日的红云

一九九〇年夏天。

这年夏天,拉萨沉浸于经济建设的繁忙之中。许多街道拓宽了,高楼鳞次栉比。大街上来自四方的打工者和旅游者川流不息。车流量增加了许多倍,由几年前的几百辆增至近万辆。有人说小小的拉萨曾经只有三千多人口,现在变成二十万,这种变化也只是发生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。改革开放给西藏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,随着市场观念和商品意识的不断加深,生产者们加大了投入,市场上各种商品琳琅满目。

在拉萨,七月中旬是最热,也是最干燥的季节,没有凉风,也无雨雪。从内地来的小姐们穿起了裙子,露出了她们修长而又白皙的腿。拉萨的小伙子穿起了短衣短褂,使自己的衣着打扮与天地热度之间形成的浅色相适应。不过,也有个别穿深色衣服的人,那就是远道而来的朝佛者和农牧区来的人。他们的习惯一时难以改变,如果身上的衣服颜色不重于天地,似乎显示不出人的重要性,

因此,衣着打扮往往趋于笨拙,不是颜色深,便是分量重。所以,你在拉萨很容易区分本地人和外地人,凡是穿厚重衣服的,颜色大红大绿的,在这种夏天,基本上是外来的藏民。

昆虫不因为现代化建设而消失,在盛行佛教教义的西藏,各种野生动物和昆虫得到了很有效的保护。拉萨的大街小巷孜孜不倦喜欢鸣叫的金蝉数量大增,人们说这是一个好的夏天,繁荣的夏天,幸福的夏天。蝉叫得你心里发醉,蝉叫得你知道世界在不断变化。当然也有讨厌蝉的人,他们不喜欢听蝉叫,看见蝉就想打死。

天热了,在街上的啤酒馆里喝几杯凉啤酒,是让年轻人迷恋的事。这天,暑假中从北京回来探亲的索南才仁跟几个同学约好上街,他们要聚一聚,逛逛商店,洗澡理发,然后在馆子里吃一顿。

拉萨的载人中巴车一辆接一辆,要多少有多少,在十五公里的范围内车费每人一块钱。首先在拉萨市中心大十字路口下车的是索南才仁。索南才仁个子较高,看上去有一米八,一脸稚气,身材修长,样子轻松而潇洒,上衣是夹克衫,浅色,裤子是直筒。他的整个形象形体是那些富于幻想的姑娘们所追求的对象。索南才仁走路稳健,显得沉着老练,这与他二十三岁的年龄相比,不大相宜。他的头发有些自然卷曲,不了解的人还以为他的头发是烫出来的。头发很多而且很密,不过,颜色并不是死黑,死黑的头发往往很粗,粗头发者智商不见得高,正如有些藏族学者所说,头发粗而黑的人喜欢干粗活儿,至于学问上的事情往往应付不了。

索南才仁背了一个包,里面装有几张他认为有价值的报纸。在与同学聚会时他想说说所知道的新闻,如果有人不信,他就要把报纸取出来作证。他今天想说的新闻是一个印度人为了让鸟在自己手上做窝,站在海边把手伸出去十年,久而久之飞鸟以为站着的不是人而是树,于是终于在手上做了窝。他认为这个故事很精彩,

联想到如果一个人有志气有毅力,也可以让鸟落在头发上做窝。伸手做鸟窝的印度人能办到的,为什么中国人就办不到呢!

索南才仁的五官给人一种沉着和坚毅的感觉,尽管最初的印象似乎有些稚嫩。索南才仁很招人喜爱,因为他不轻易得罪人,一般事情上他尽量忍让尽量大方,让对方占上风让对方得意,事后他也不提起,不在背后说人。他的大度正是他拥有众多朋友的根本所在。当然,他在学校里又是一个学习好手,每一门功课的成绩在班里都在前三名之内。

索南才仁的皮肤微微发黑,这与他的父母是牧人有关。不过,将 he 从三岁起抚养至今的却不是他的亲生父母,而是地区军分区的副司令员杨兴中和他的妻子陈敏。这对夫妇是河南省郑州市人,三十年来西藏工作。一次牧区的大雪灾中,杨兴中在倒塌的牦牛帐篷里救出了还没有死去的索南才仁。怀抱索南才仁的母亲本来就患有肺气肿,这时已经完全冻僵了。一条黑狗在帐篷外有气无力地哀嚎,四周全是一尺多厚的白雪,一直从脚下延伸到两边山上。索南才仁的父亲本来是个猎手,也在这个时候被大雪困在山上冻死了。

瑟瑟发抖的杨兴中搓着几乎被寒气冻麻木的双手,把小索南才仁用大衣裹得紧紧的。他知道藏族人口本来就少,旧西藏人均寿命还不超过三十八岁,好歹有了今天的新西藏,作为一名汉族军人,藏族人称之为菩萨兵的人民解放军,如果再看着这条本来可以挽救的生命不去救助,那么,自己也就有耻于来到这个世界上,有耻于当一名人民解放军的军官了。杨兴中亲了亲小索南才仁,就像对自己的亲生骨肉一样,喃喃说道:“孩子,你叔叔来了,你的亲叔叔来了,你不能死,你要坚强地活下来,你应该成为新西藏未来的主人。”杨兴中像得了宝贝似的把小索南才仁抱上车,通讯员想

抱他也没有理睬。小车奋力向前开去,在雪地上划出了两道深深的辙。

索南才仁的小生命是在部队医院里拯救过来的。小小的索南才仁不习惯住楼房,成天哭哭啼啼。直到五岁那年,他才开始叫杨兴中为“爸爸”,叫陈敏为“妈妈”。陈敏让他叫“阿妈”,因为藏人对母亲叫“阿妈”不叫“妈妈”。但是索南才仁从叫第一声“妈妈”后,再也没有改过来。杨兴中说:“孩子愿意叫什么就叫什么,把自由给他。”索南才仁叫陈敏为“妈妈”实际上是受了杨兴中的儿子杨志远、女儿杨小星的影响。他们一口一声“妈妈”,也就教会了索南才仁怎么去叫。杨志远比索南才仁大五岁,杨小星比索南才仁大两岁。一个是索南才仁的哥哥,一个是索南才仁的姐姐。哥哥和姐姐最初是不接受这个弟弟的,在背地里总要排斥他,骂他,说索南才仁是“野兔子”。索南才仁对“野兔子”的外号并不讨厌,因为他喜欢兔子。有时候杨志远叫他“小狗”,“小野狗”,索南才仁也不反感。总之,每当杨志远和杨小星骂索南才仁的时候,索南才仁睁着蓝黑色的大眼睛盯着,好像面对一块冷铁板。时间一长,杨志远发现索南才仁的优点还真不少——喜欢拿扫帚扫地,喜欢主动去拿抹布给杨志远。还有,吃东西并不要大的,而是把大的给“哥哥”和“姐姐”。后来的事情也就是一家人的事情了。杨志远和杨小星接受了这个弟弟,并有了深厚的友谊。

索南才仁有个叔叔叫浪卓,浪卓的意思是途中之福。他是地道的藏北牧民,身强力壮,但因一时贫困而不能顾及索南才仁。可是索南才仁并没有忘记他,他经常对杨兴中夫妇说他有个叔叔,很大很大的。他抱过他,跟他一块儿盖羊毛被子,一块儿玩羊膝盖骨节,一块儿吃糖糖,索南才仁尽管那时还小,但他总忘不了叔叔。有一天浪卓来看索南才仁,索南才仁好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

友一样，拉着浪卓的手对杨兴中说：“爸，这就是我的叔叔，他是好叔叔。”浪卓笑了，说：“行，这小子没忘了我，还蛮有感情的。还是杨司令员教育得好，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。”

在十字路口第二个下车的是扎西和卓玛。扎西是索南才仁高中时的同学，卓玛也是。扎西没考上大学，就去经商，在县城办了一个商店，还开了一家卡拉OK厅。生意还算不错，赚了一些钱。昨天晚上索南才仁打电话给扎西时，扎西提出要把卓玛也约出来。卓玛是索南才仁的旧情人，至少扎西是这么看。尽管索南才仁没有追求过卓玛，而是卓玛追求索南才仁，但客观上的说法跟扎西的说法相同。卓玛长得相当漂亮，脸面、形体都是一流的，可是索南才仁没动过情，对卓玛的追求勉强应付着，说不上爱也说不上不爱。索南才仁认为上学期间不谈恋爱为好，否则会坏了学业。他不愿意让追求他的人变成一个“套圈”套住自己或者套住对方。有关婚姻的事最好大学毕业后再说。索南才仁现在是中央民族大学的三年级学生，还有两年才能毕业。

扎西身穿简便的浅色藏装，跟一般的小商店老板一样，头戴灰色礼帽。不过这种天气里戴这种帽子既让人感觉有些燥热，又让人感到有些多余，这不能不使人怀疑这只是为了一种打扮，而牺牲了自己的凉快。卓玛在车上说：“你不要怕别人说你不是藏族，你那黑黑的样子变不成白的，拉萨的太阳你能遮得住吗！”扎西说：“放心，我又不是分裂主义分子，好像不穿藏装就不是藏族，不吃糌粑就不是藏族人一样！”

扎西的模样像个打杂的，并不像老板。

卓玛身穿牛仔衣裤，样子性感；长发在颈后捆成一个翘髻，像小姑娘。

来到大十字路口汇合的还有索南才仁的大学同学李有生和范

胜强。他们都是北京人，暑假自费来西藏观光。他俩与索南才仁是同一宿舍的，李有生和索南才仁是上下铺位，索南才仁在上铺，李有生在下铺。二人之间故事很多，最难忘的是李有生有脚臭，而且喜欢打呼噜。李有生比索南才仁大一岁，范胜强比索南才仁小一岁。他们三个又都是学校足球队的成员，李有生踢左前锋，范胜强踢后卫，索南才仁是中场的组织者。看上去范胜强比李有生大，因为范胜强的个头比李有生高，而且长得粗。不过，这二人都不是藏人的脸色，比藏人白多了。

索南才仁见李有生和范胜强从街角走过来，就把手伸过头晃了一下，见李有生看到自己并懂自己的意思后，索南才仁、扎西、卓玛就向前走去。

五个人朝拉萨的八角街走去。

这里有密集的人群。八角街实际上是围着大昭寺形成的街。这个街既是朝佛人和善男信女转寺的路，又是做生意摆各种商品的商业街。放在地上的，摊在板床上的，挂在木杆柱子上的，都是一些有藏族生活气息的东西。宗教器皿如金钢杵、摇铃、法号、圣水碗、佛龕、神柜、铜佛、木塑像、卡垫，还有各种颜色的玉石项链、骨头项链、氍毹、围裙、马鞍、铜锅、酥油桶、藏香之类，有不少是从境外或内地来的商品，日用百货和各种饮料、电器、香烟、手表、糕点和糖果。

扎西喜欢喝甜茶，他首先邀请大家去甜茶馆喝茶，五个人坐在一长桌旁，每人一碗。甜茶是红茶熬出来的开水，加上白糖、牛奶和酥油。一般的年轻人都喜欢喝，据说喝这种茶能保肝，但是也有人不喜欢喝这种茶，认为此茶是导致糖尿病的祸因。

李有生谈起到拉萨三天来的体会时说：“我没有反应，本以为要缺氧要昏迷几天，其实不然，有些干燥外什么都好。这里的天很

蓝,很干净,太阳很大,很热。这里的热只是在太阳下,一有遮避之处就凉快了,还可以穿毛衣。”

范胜强说:“这里是异地风情,不来不知道,一来开眼界。这里开门见山,山又都是那么高。昨天,我试着爬北面的山,到山顶后海拔一下子变成了五千多米。

“布达拉宫依山傍岩高高耸立,外表极其雄伟,里面全是古老的土木结构。

“今天要转转大昭寺。大昭寺名气很大,不是说里面放有一千三百年前文成公主带进来的佛像吗?珍贵文物!

“咱们喝了茶去转,转个够,转饿了再吃饭!”

五个人说说笑笑。这时走进来一位穿藏装的老头,一见扎西就说:“哎,小伙子,你是不是叫晋美?我好像见过你,十年前,我认识你父亲,你父亲是个英雄。一九〇四年英国人入侵西藏时,你父亲在古鲁打过仗,死里逃生。惨哪,英国人当时打死了七百多个西藏人!”

扎西觉得此老头说认识他父亲是一个荒唐的玩笑,不过,扎西愿意装成老头所说的对象。

“是的,你把故事说下去,后来呢?”

索南才仁看出老头想喝甜茶,立即招呼服务员要一个碗,让老头坐在自己身边。

老头的样子更认真了,进一步打开话匣子:“……西藏人输了,江孜战役全军覆没。西藏人自以为聪明,坚守城堡,用的全是弓箭长矛,而英国人用的是大炮钢枪。城堡被攻破,炸断了墙,守堡的抗英志士全部被杀,其中有的是跳楼而死,惨哪,惨哪!”

卓玛知道这种老头是混饭吃的,但也问道:“西藏人的教训是什么?”

老头说：“西藏人的教训是自以为是，当时有人提出要买洋枪洋炮，但是保守的噶厦官员们不肯！”

索南才仁说：“我是学历史的。我认为当时没采纳驻藏大臣文硕的意见，即分散游击的战略战术。死守使江孜城堡成了被围攻的目标。”

扎西说：“西藏人喜欢保守，喜欢宗教传统。今天也是如此，内地来的工匠技术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排斥，其结果改革开放不能深入。”

卓玛对老头说：“喂，老头，你说错了，扎西的父亲一九〇四年还没生，恐怕你也没生，你讲的故事应该是扎西的爷爷，或者爷爷的父亲。”

老头喝了一碗甜茶，又吃了一块扎西买的饼，他满足了，走了。

五个人便去观光大昭寺，在文成公主进藏带的佛像觉仁波切大佛前瞻仰了许久。这里长明灯成排，光线明亮，还有燃烧的香支。朝佛者把一条条哈达放在觉仁波切佛像脚下。

出来时索南才仁对李有生说：“西藏人的悲哀在于信仰太重，闻名中外的松赞干布大王之后，再也没有人比得上他的开放，那时松赞干布大王受到唐朝的影响，生产技能有了很大提高，织氍毹机子就是那时候的发明。自从西藏盛行佛教后，开始还有一些积极作用，后来它的弊端越来越明显，西藏生产力的发展因它而处于停滞状态。这些观点不是我的，而是一些著名学者早就有了的看法。现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如果宗教不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，宗教就可能成为解放人们思想的障碍。”

十几名喇嘛和尼姑行色匆匆，窜进大昭寺，使人感到即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了。不一会儿，大昭寺的楼顶上亮出了一面旧西藏政府的“国旗”——雪山狮子旗。几名喇嘛一起合唱“西藏独立之

歌”。顿时，大昭寺门前滞留了一批人，围观者越来越多。

接着十几名喇嘛和群众开始游行，呼喊口号：“西藏要独立！”“西藏独立万岁！”“把汉人赶出去，把共产党赶走！”

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索南才仁等五人感到新奇、恐怖和震惊。扎西说：“不好了，我们走吧，赶快离开这里！留在这里危险，过一会儿就会出现流血事件！”

索南才仁听说过拉萨骚乱，但因为一直在内地上学，没有亲眼目睹，因此，他想看看事态的发展，领略一下骚乱的真实感受：“别忙，等一等，看看他们干些什么。我不赞成他们的做法和口号，但我要看看公安人员怎样对待他们！”

由于一时无制，迎合喇嘛和尼姑的人增加了一倍。这些人似乎知道今天要闹事，不少人从怀里取出事先写好的标语口号，双手举着，并且大声念着标语上写的东西。围观的人跟在游行人的后面，形成了长龙，不了解的人还以为这都是闹事的参与者。这些喇嘛和尼姑十分聪明，他们各自分开，在每节行人中留下一名呼口号的。从表面看，围观者也似乎参与其中，追随他们。

索南才仁等五人不走，却有人推他们喊他们游行，其中有人说：“到了什么时候你们还犹豫，西藏独立是大家的事！”索南才仁反驳说：“我们不赞成西藏独立，我们反对这种游行！”

这时，被喇嘛煽动的一批人冲击索南才仁等五人，把五人冲散。五人被夹在人群里不由自主地向前走。索南才仁想从人群中摆脱出来，但一时达不到目的。有的人朝他的头上和身上打拳头，以便不准他多想，也不让他离开游行队伍。索南才仁发现除了挽着他手的卓玛以外，其他人都不在身边。卓玛说：“我们先跟着走吧，没有办法的事。等过一会儿有机会再脱身！”

索南才仁和卓玛往边上挤，总算有了一些收获。二人有时挤

在一起，胸脯贴着胸脯，卓玛的前额顶到了索南才仁的下颌。索南才仁感到有些别扭，卓玛却感到舒适幸福，有意无意识之间紧附在索南才仁身上。索南才仁感到卓玛身上的热气烫人，尽量用手推开，卓玛却紧紧抓住不放，还装作无意。

人群来到一个缺口，开始分散，突然有人说：“公安来了，他们来抓人了，大家赶快逃呀。公安随便抓人，把好人也当坏人！”

索南才仁想迎着公安站到公安一边，卓玛说：“不能呀，公安才不管你好人坏人，抓起来都当骚乱分子处理，我们会白白吃苦头的。走吧，朝另一边，从另一边跑，不与公安打交道！”

索南才仁觉得有道理，于是又朝人群的另一边走去。其实公安并没有来，而是煽动者为了让更多的人跟着游行者跑，公然制造谎言，让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反感公安人员。

在另一个口子上，索南才仁和卓玛正要摆脱出来，只见从口子的另一端飞来一片石子，击中了不少这边的人。索南才仁的手臂上挨了一颗，卓玛的腰上挨了一颗。二人手拉手赶快退回来，只得选择另一条路。这时，巷道里出现了一个大胖子，比一般人高得多大得多，手拿一叠钞票大声叫喊：“往那边打石头呀，打呀，谁打就给钱，每颗石头五毛钱！”大胖子又喊，“那边是骚乱分子，打呀，打退他们，不让他们过来！”

忽然，从后面跟上来的扎西、李有生、范胜强与索南才仁、卓玛汇合了。扎西说：“既然是打骚乱分子为什么不动手！”他捡起地上的石子猛掷过去。

大家刚才被人群挤得很恼火了，心中都有气，于是都捡石头动手。大胖子高兴了，给每人五块钱，又再次大喊：“打呀，打骚乱，把骚乱打掉！”

可是索南才仁发现前面的一群人并不是骚乱分子，而是武警